

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。

弟管叔、蔡叔，诋毁受武王之命摄政的周公旦。相传周公旦因此作《鸛鵩》诗明志，这首诗代表了周人对于鸛鵩所代表的殷商文明的心态。“三监之乱”平定后，鸛的形象也逐渐被周人塑造成了祸乱家国的恶鸟，从神圣的“通天使者”沦为“取子毁室”的凶恶之徒。

从北地向南“飞”

联系上述文化背景，衢州土墩墓出土的西周“龙首鸛形青铜器”，具有别样意义。

在它制作的年代，鸛已经在中原的华夏地区被视为“恶鸟”，而在远离华夏核心地带的浙西地区，以鸛鵩为纹饰和形象的重要器物，却堂而皇之地装饰在墓主人生前常用的车舆马具上。土墩墓的主人正是在车舆最显眼醒目的位置，树立起了龙与鸛鵩并存的徽记。龙首，象征着他身负的中原正统与天命祥瑞；勾云纹，象征着与鸛鵩神鸟有关的神圣表达；而下方的鸛首图案，则更进一步明示了此人无法抹去的文化底色。它被安置在支撑性的底座位置，如同一个沉默的注脚，提示着这件器

衢州姑蔑博物馆藏龙首勾云纹青铜器。摄影 / 范西园



本周博物

鸛首

商代文物，山西省石楼县二郎坡出土。铜质，椭圆体，形如两鸛相背而立，因外形酷似“愤怒的小鸟”而受到广泛关注。



物与殷商旧神世界之间那条隐秘而坚韧的纽带。

在庙山尖遗址所在的衢江流域，是在史籍中偶尔现身的姑蔑国势力范围。所以这处土墩墓，往往被认为是“姑蔑国贵族墓葬”。然而，由于遗址没有留下文字材料，所以后人对姑蔑古国完全缺乏了解。但从文物所透露的信息本身，我们或许能看到墓主人更加生动鲜活的一面——他是来自旧时代的人，鸛鵩与蟠龙代表着他先祖的荣耀，但他所信仰的神祇已经被新时代视为恶灵。如今，他和他的部族居住在远离故土的南方，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漫长的跋涉，而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，他的族人们选择按照越人的习俗，用人字形土墩墓来安葬这位领袖。

姑蔑在文献中原本是一个活动于今山东一带的东夷部族。可能是因为周人东征，姑蔑人才与徐奄等夷人族群辗转南下，最后定居于盪水之滨的龙游县城一带。而如今墓葬中的鸛首符号，就显示出族群从北方带来的古老记忆。

从红山文化、殷墟遗址到衢州土墩墓群，这些文物共享一个关于“鸛能通神”的古老观念，也显示着这个猫头鹰形象由北到南的传播历程。每一次传递的背后，都可能发生过一段波澜壮阔的传奇，只是这些故事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，大多早已被世人遗忘。只有博物馆中的这些器物，在无声地诉说着沧桑的往事。■